

POEM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雪莱抒情诗选

江 枫 编选·翻译·注释
商 务 印 书 馆



雪 莱 抒 情 诗 选

江 枫

编选·翻译·注释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 年·北京

XUĒ LÁI SHŪQÍNGSHĪ XUǎN

雪 莱 抒 情 诗 选

江 枫

编选·翻译·注释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68-8/H·517

199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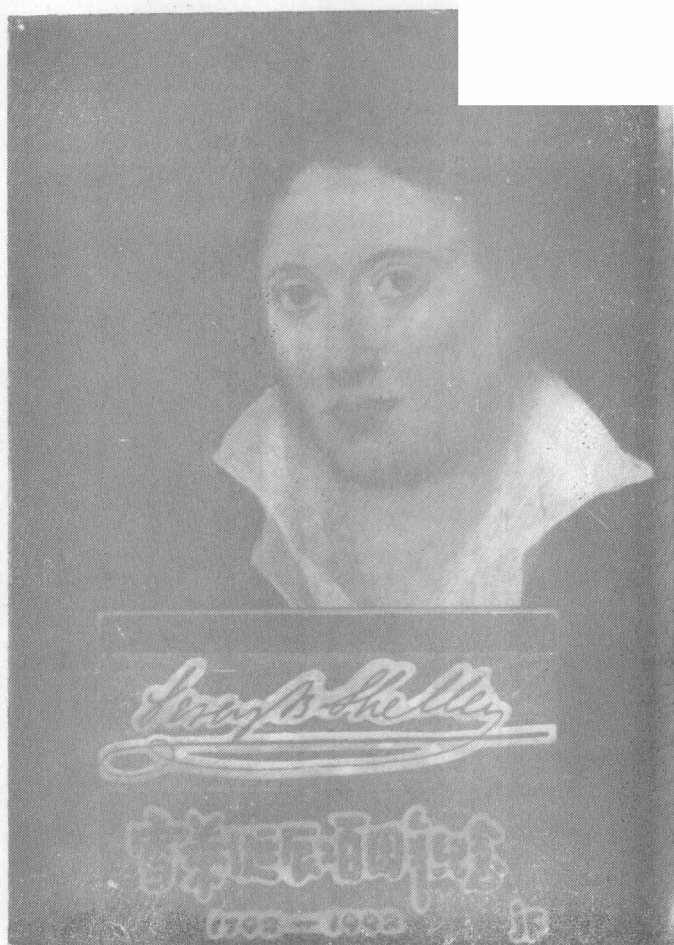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8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7 1/2 插页 1

定价: 23.80 元



雪莱画像与签名式

9 34

/

人间要妙译

——序江枫译注《雪莱抒情诗选》

汉英对照本

袁 可 嘉

今年适逢英国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 珀西·毕希·雪莱 (1792—1822) 诞生二百周年和逝世一百七十周年，我国文艺界将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译友、诗友江枫在对旧译《雪莱诗选》(1980、1983) 加以认真增删和精心修改之后，推出《雪莱抒情诗选》汉英对照本，供雪莱的爱好者欣赏学习，这不失为对诗人和读者的一份奉献，也是缅怀诗人的最佳方式。

江译《雪莱诗选》出版后，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累计印数高达四十余万册。这部对照本的发行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研读原作，并对照译文，领略江枫的译诗艺术，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乐意在卷首写下几点自己的认识。

要了解雪莱的抒情诗，首先还得从总的方面了解他的时代、他的人品和诗品。这就得概括地谈一下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他为人作诗的整体面貌。

雪莱出生于英格兰苏塞克斯郡一个有钱有势的庄园家庭。五岁那年开始写诗；十二岁进入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就显示出他反抗压迫和暴政的精神。1810年进牛津大学，因散发小册子《无神论的必然性》，被校方开除。在法国启蒙主义和英国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雪莱反对正统基督教、向往民主共和、反对资本家压迫劳苦大众的思想得到了发展。1812年他前往爱尔兰，参加解放天主教徒、改善贫民境遇的活动，在都柏林散发政论小册子《告爱尔兰

兰人民书》。雪莱激进思想和行为，不见容于英国社会，1815年法庭剥夺他抚养前妻赫丽艾特·威斯布鲁克所生子女的权利。雪莱携妻玛丽·葛德文和她所生的两个孩子永远离开了英国，最后定居于意大利比萨。此后，他集中精力于创作，先后完成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倩契》、《暴政的假面游行》、《给英格兰人的歌》、《西风颂》、《致云雀》和《希腊》等名篇。他继续以不朽的作品支持英国人民反暴斗争以及西班牙和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1822年7月8日在意大利莱杭与利·亨特会晤后返航途中，遇暴风袭击而葬身海中。

雪莱生活和创作的19世纪最初三十年间，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他是这一运动的产物和旗帜之一。他支持国内的工人运动以及爱尔兰和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暴政，鼓吹民主共和，向往世界大同。他的理想超过当时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因此，马克思惋惜他的不幸早逝，赞扬他“从头到脚是个革命者”^①，恩格斯称道他“是个天才的预言家”^②。可以说，雪莱处于当时人类进步思想的制高点上，不仅对后来的英国宪章运动直接起了推动鼓舞的作用，而且照亮了一切革命者的前程。当然，空想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有自己的局限性，雪莱思想中某些弱点（例如过分强调人类爱与和平主义）也应当引起我们注意。

雪莱的文才非常充沛、多样。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戏剧诗、叙事诗和悼亡诗，他创作了理论作品《诗辩》，还翻译了希腊等国的诗歌。此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包括小说、杂论、书信等散文作品。在这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中，他的抒情诗无疑是更突出、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我还记得1941年我在大学一年级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草地上，面向着彩色缤纷的天空，朗读雪莱名作《云》的情景。雪莱诗作的辉煌想像和美妙韵律在使我心折。那

时抗日烽火正烧向西南边境，我们这些流亡异乡的青年学子读到《西风颂》那样壮怀激烈的革命诗篇，直觉得自己被一把熊熊烈火烧着了，浑身就要爆炸似的。这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极高成就，我们不妨把它作为雪莱革命抒情诗的范例，多说上几句。

《西风颂》的大背景是彼得卢惨案，小背景则是雪莱被迫流亡意大利的个人身世。愤怒出诗人，这首名作可以说是国难家愁酿成的怒火迸射器。1819年8月16日英国激进派和工人在曼彻斯特的圣彼特广场举行八千人的群众大会，要求改革国会，取消谷物法，英当局派骑兵镇压，当场有十一人死亡，伤者多达四百余人。消息传到意大利，引起雪莱的强烈反应。他在给友人里厄的信中写道：“暴风雨一般的愤怒还在我心中沸腾”。同年10月20日午后，雪莱在佛罗伦萨的卡斯辛丛林中散步。他沿着阿诺河走去，疾劲的秋风横扫落叶的景象使他激动。这不正是他在寻求的艺术形象吗？

借西风横扫落叶的威势来比喻革命力量清除反动政权，借西风吹送种子来比喻革命思想的传播，寄托诗人对于未来的希望——这就是《西风颂》中歌咏西风“你破坏，你也保存”这个主题思想的两个方面。几天以后，雪莱进一步以西风自比，以西风比喻一切革命诗人和诗歌，大力阐发了诗人和诗歌的双重作用：破坏旧的，催生新的，这就更加丰富了诗的思想内容。

西风的威武形象贯串全诗，起着决定作用，各节又有和西风相联系的辅助形象，以扩大艺术效果。与全诗主题思想的两个方面呼应，第一节中既写到“秋的气息”的西风，也写到“阳春你蔚蓝的姐妹”；既写到“落叶无数”，也写到“香甜的花蕾”。主题思想中的两个方面通过并列对比，不断在交叉中发展。

《西风颂》的第二节从满地枯叶联想到天上乌云以及它将带来的雷电风暴，第三节里地中海的惊涛骇浪又成为突出的辅助形象。

至此，雪莱抒写了陆海空三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来表达西风的威力。第四节是结构上的转折点；开始向诗人的主观方向发展，把“我”引入诗篇。在这样做时，诗人仍然重复运用了前三节中的辅助形象，使全诗结构立刻严密起来，而且使描写对象的转变——从西风到诗人——来得妥贴而自然。

《西风颂》最后一节，雪莱表示希望获得狂暴剽悍的精神以后，点明了诗人和诗歌的社会使命：应当像西风一样唤醒人民，促成新世界的诞生。最后以乐观主义的预言结束：“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百多年来，这句名言已深入人心，这固然由于它本身巨大的思想意义，同时也由于它出现在全诗的末尾，非常恰当有力地总结了历经曲折的思想情绪。在这个巧妙的安排上，我们也可以领悟到雪莱优秀的诗歌艺术。

在体式上，这首诗也别开生面，全诗系以五首十四行体组成。根据对当时雪莱所用几个笔记本的研究，最初他采用的是无韵素体，几经修改，才成为目前的形式。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无韵素体虽宜于表现雄浑的气势，但比较松散，不符合结构严密的需要，而十四行体正以结构严谨著称。但一首十四行诗体容量太小，不足以表现此诗的宏大气魄，因此必须用几首十四行体组合起来。

雪莱的抒情诗题材广泛，至少可说有三大美。一美以描写自然为主，以辉煌的想像和优美的情致取胜，并有一定的哲理内涵，如《云》和《致云雀》等名篇。《云》、《云雀》和《西风颂》等诗对大自然的描写除去生动和精辟以外，还充满了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意义。这里没有拜伦那种忧郁的情调或“湖畔派”诗人那份伤感情绪。在雪莱眼中，大自然是美的伟大的，洋溢着动力和变化，它象征自由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大自然增进人类对生活 and 理想的追求，加强了人类的战斗意志。另一类以鲜明的政论性、鼓动性为特色，如《给英国人民的歌》、《爱尔兰人之歌》等。其中以《给英格兰人的

歌》最为著名。这首诗作于1819年英国工人运动高涨之际，用明确有力的语言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它的特点在于深刻地揭示了在所有制方面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后来宪章派主要诗人艾内斯特·琼斯的《未来之歌》，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此诗的继承和发展，曾在实际斗争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讽刺诗如《暴政的假面游行》等也尖锐泼辣，一针见血。第三美是抒写爱情的诗，如《印度小夜曲》和《爱的哲学》，这些诗与拜伦、济慈的爱情诗相比，有较多的哲理色彩。雪莱是个陶醉于柏拉图式恋爱观的人，为人单纯天真，且爱哲理思维，因此才能写出《爱的哲学》这样的诗来。为了说服恋人吻他，居然要动员山川河海，阳光月色，海波大地等世界万物来宣传一番自然律——泛爱主义！我想，他的好友、讲求实际的情场老手拜伦读了，准会对这种迂夫子气咧嘴一晒的。

雪莱各类抒情诗各有特色，想像的丰富，意象的纷繁，富于音乐性和哲理性则是一部分最佳作品的共同特点。同时代或后代的诗人和评论家虽多有不赞同雪莱的激进观点的，但对他的诗歌艺术都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渥兹华斯在转向保守后，反对雪莱的思想，但是称赞，在他那一代诗人中，雪莱的诗艺是最高超的。拜伦不同意雪莱的乐观主义和空想，但也盛赞雪莱的诗才。艾略特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猛烈抨击雪莱的革命思想，但仍然承认他有写诗的天才。在我看来，雪莱优秀诗作所体现的革命思想和卓越诗艺的高度统一，使他不愧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

雪莱不仅诗艺高超，而且人品高尚。他从小就反抗专制压迫，同情劳动人民。和他熟悉的人都赞扬他极少私心。他急公好义，既为因文字狱而被判刑的伊顿申辩，又为缺乏资金的造田工程提供资助。他对文朋诗友既忠于友谊，又坚持原则。他批判湖畔派诗人渥兹华斯和骚塞的变节，他为受到不公平批评的济慈鸣不平。他与拜伦的关系更不寻常。他赞扬拜伦的诗作，又规劝他摆脱对

人性的悲观看法，在拜伦的个人生活方面又多方给予帮助。雪莱的诗品和人品是统一的，都足为后人师法。

译者江枫是英诗汉译界一位有成就的、难得的有心人。他一生热爱雪莱，为把雪莱忠实地、准确地介绍给我国读者，做了持久不懈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49年他随解放军南下，经历了解放华中、华南的战争，行军背包里总带着一本英文原版《雪莱诗全集》。他的《雪莱诗选》初译稿就是在紧张的军旅生活的夹缝中完成的。1956年，江枫正在筹划该稿出版事宜，不幸不久便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的袭击，从此经历了二十年的坎坷生涯，他爱好的创作和译诗工作完全中断了。1980年10月江枫用三十多年业余时间译成的《雪莱诗选》终于出版，立刻获得读书界的一致好评。他的另一译作《狄金森诗选》(1984)也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我说江枫是个“有心人”，因为他译诗是有明确目标的。“我希望，我的译诗能忠实传达雪莱的意境，是雪莱诗符合汉语新诗规律的再现，应该力求形神兼似”(见《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这里江枫强调的是对原诗形神的全面忠实和采用新诗语言和格律。近年来，他更进一步主张“以形传神，立形存神”或“通过形似，达到神似”(见《以‘似’致‘信’的译诗道路》，载《卞之琳与诗艺术》第二一六页)。这些观点既是译界前辈卞之琳等人译论的继承，又是经过江枫自己译诗的实践而得的，对纠正片面地以“神似”反“形似”的谬论，随意地以自由体译格律体，或以旧诗词滥调译外国格律诗等都很有好处。用新诗格律体来译外国格律诗的主张，经过十余年的试验，已越来越为更多的译者所接受。它标志着我国译诗水平的提高和译诗艺术的成熟。江枫的译诗实践为此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江枫“以形似求神似”的译诗要求是很高的，但不是搞什么形

式主义,因为“形似”是手段,全面的忠实才是目的。他并不绝对地刻板地要求译者照搬原作的一切形式因素,不管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有益于或无助于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他在《后记》中举出的例子说明他在实行他的理论时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当照搬有损于内容表达时,又不必易词就韵,因词害意”。可见他还是把内容的忠实传达放在第一位的,我认为这是既有“法度”又有“变”的正确做法,符合事物运动(这里指译诗)的客观规律。

江枫是八十年代我国新时期涌现的优秀译诗家之一。与此同时,译拜伦的杨德豫,编译《诗海》的飞白,年岁较长的译莎翁十四行诗的屠岸,译布朗宁夫人和莎剧的方平,译弥尔顿的金发棠,以及其它有成就的译家都为推进译诗艺术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八十年代成为英诗汉译的黄金时期。江枫对译诗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令人感动。这次为了出汉英对照版,他又对译文作了精心修改。作为读者之一,我感谢他的努力,赞赏他的成绩,并且祝愿他在译诗艺术上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992年5月于北京。

注:

① 据马克思女儿艾莲诺拉的回忆,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2年七一八期,一〇二页。

②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疯子·云雀·心中之心

——纪念雪莱诞辰 200 周年

江 枫

雪莱，世界文学史上一颗明亮的星。

生前，是人间的启明，死

了，是烛照夜空的长庚。

——雪莱诗选译后

1792 年 8 月 4 日，英格兰苏塞克斯郡，一家富有乡绅的庄园。一个男婴诞生了，肤色红润，面貌娟秀，有一对明亮的深蓝色眼睛，他是父亲的长子、祖父的长孙。父亲在国会里占有议席，祖父不久被册封为从男爵，都对这新生婴儿怀有厚望。

贵族之家按照培养贵族子弟的标准处方和程序培养子弟，只要听话，循规蹈矩，他便可成为一名爵位和财富的合格继承人。但是当他有能力选择时，他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于是便有了一个未能活够三十周岁、一生坎坷、死后不朽的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毕希·雪莱。

从十二岁进入伊顿公学，他便表现出对于人压迫人制度的愤恨，公然反抗被这所贵族子弟学校视为优良传统的“学仆制”，拒不承认高年级学生凌辱和役使低年级同学的特权，虽然像女孩子一样纤弱，忍无可忍时也会疯狂挣扎着捍卫尊严，有一次，甚至用修笔刀刺穿一位“学长”的手掌并把它钉在书桌上。不久，他便获得了几近追随他终身的骂名：“疯子雪莱”，“不信神的雪莱”。

在牛津，读了不过一个学期，他就以挑战的姿态撰写和散发一

本小册子《无神论的必然性》，并以接受挑战的姿态署名：“一个不信神的人”。被开除后，父亲要求他认错，以争取回校，他却坚持无错可认。更使父亲盛怒的是，随后，他又和一个自称不堪家庭虐待而向他寻求保护的酒店小业主之女私奔、结婚。这位爱惜体面的父亲早就告诫他，“生多少私生子都可以，却绝不宽赦一起门第不当的结合。”从此，他被逐出家门。

以“正常”的规范衡量，这位“疯子雪莱”确乎很有几分疯。身为大英王朝臣民，竟跑到被英国合并的爱尔兰去支持那里争自由的斗争，以为“解放全人类”的一步。“解放全人类”，正是他用这种毫不含糊的措词明确宣布的抱负。

疯，而且傻。祖父去世，如果接受旨在保证财富只能积累不致分散的“长子继承法”，本可以独自继承一大笔家产，但他认为这种以他人利益为牺牲的条件不公，他宁愿放弃。

而且痴。前辈诗人如骚塞已经作出榜样，只要在追求民主自由的“歧路”上迷途知返，转而效忠君主制，向统治者摇尾献媚，便可领受封赏，获得桂冠诗人之类的称号和相应的皇家津贴；他，却还要“探讨法国革命未能造福人类的原因”，并从中引出更激进的结论，继续“为亿万人民谋求幸福”，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而把这种理想推进到消灭阶级、国家和民族差别的境地。

当那位宫廷御用诗人咒骂拜伦为“恶魔派”首领时，雪莱也早就被戴上了“恶魔”的荆冠。

疯子和恶魔当然应该断子绝孙，雪莱第一个妻子死后，一起民事纠纷便变成了一场政治迫害，大法官作出判决，剥夺了他对一子一女的教养和监护权。

1818年，为了健康，也为了逃避更残酷的迫害，雪莱携同他此后有限人生旅途上志同道合的伴侣，后来也有名著问世而留芳文学史册的玛丽·葛德文，永别了自己的生身土地，漂泊在意大利半

岛，直到三十周岁前一月的一个下午，随同他那条升着满帆的双桅船被地中海上狂风暴雨和如山的巨浪吞没。

甚至死亡也未能暂时平息敌人的恶毒攻击，伦敦一家报纸报道死讯的开头一句，竟是：“现在，他会知道究竟有没有上帝了。”他的父亲则以断绝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相威胁，禁止他的未亡人发表任何文字记述已故丈夫的生平。

雪莱的一生，确如鲁迅所说，“时既艰危，性复狷介，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谓一生即悲剧之实现，盖非夸也。”但是这悲剧之可悲并不在于道路坎坷，真正的生命常须从坎坷路上过，作为斗士，他百折不挠，面对强敌，无畏而乐观；但是作为诗人，他忍受不了冷漠，尤其是在他不足三十岁的一生“晚年”。

举世公认的那些不朽杰作，在他生前，都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和广泛的传播。《评论季刊》说《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枯燥、乏味，一派胡言”，《文学报》认为“《倩契》是当代最恶劣的作品，似乎出于恶魔的手笔”。《阿多尼》则被认为“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以至他怀着几乎和对暴政与迷信相同的憎恶写下：“评论家之流，除罕见的几个例外，都极其愚蠢，极其恶毒。正像走投无路的窃贼在绝望之余摇身一变而成为捕贼的警探，破产的作家往往致力于批判。”

被“发现”为煌煌巨星，已是他沉没二三十年以后，生前，只是人间云遮雾罩下的启明。

其实，他在世之日，也还是有一部著作吸引了为数不少的读者。那就是他的早期哲理长诗，自费印刷出售五十本就被查禁的《麦布女王》，这部散文注释篇幅几乎与长诗相等的作品，曾被盗版秘密印刷多次，读者主要是工人，后来成了唤醒劳动者自觉的启蒙读物，英国工人运动宪章派的“圣经”。

马克思盛赞他彻底的革命性，恩格斯称他天才的预言家。如

果他仅仅是一个彻底革命的天才预言家，而不同时或首先是一位诗人，也许早已被人们忘记。今天，全世界人民都在纪念他的诞辰二百周年，毕竟因为他“曾在一个伟大的诗的时代，写出了最伟大的抒情诗剧，最伟大的悲剧、最伟大的爱情诗、最伟大的牧歌式挽诗，和一整批许多人认为就其形式、风格、意象和象征性而论，都是无与伦比的长诗和短诗。”

除了研究工作者，已经难得有人会读他的《告爱尔兰人民书》、《成立博爱主义者协会倡议书》和《权利宣言》了，但是作为世界上极少数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之一，他的诗，如《云》、《西风颂》和《致云雀》之类，都超越了时空和语言的障碍，在全人类中被到处传诵。

他的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则豪放与婉约、活泼与庄重兼而有之：“时而像烈火熊熊/低沉的奏鸣也会撼动森林/时而像饱含柔情蜜意的风/在树丛里掠过清轻的羽翎”，但是全都贯穿着对人类的愛、对人类美好理想的执著，对真善美的忠诚。

他是“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为一个美好的明天唱彻了短促一生的云雀。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一名句，曾鼓舞过多少代身处逆境的进步斗士。但他有时也会，“用阴森的耳语向你诉说：欢乐，一旦失去便是痛苦”。

雪莱的诗传入中国，经过翻译，已构成我们文学的一个特殊部分。作为读物，滋养着广大读者，也影响了不少有成就的诗人。

外国人喜欢称徐志摩为“中国的雪莱”，但是他只在形式上得其皮毛，他也能用清新而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谈情说爱，但是缺乏雪莱思想的深度和光辉。郭沫若译雪莱以雪莱自居，早期诗作的革命激情庶几似之，却未能尽得全神。论风骨，更像雪莱的是鲁迅：一身正气，从不趋附。

1822年7月8日那个不祥的下午，据目击者回忆，雪莱，面临

灭顶之灾也不愿降下船帆，他的双桅船是在暴风雨中张挂着满帆沉没的。

拜伦极为悲痛，说，“雪莱是最不自私的人，和他相比，别人全都成了畜牲”。更为悲痛的年轻遗孀玛丽·雪莱，她为不幸的丈夫拟就的两个拉丁词构成的简洁、准确而充满深情的墓志铭：

Cor Cordium——众心之心，心中之心：一颗与人类善良心灵相通的心，一颗活在亿万人民心中最美好的心。

• 1992年7月 •